

# 纪念沁县解放70周年

## 晋东南第一个中共党员——孙新

把生命的最后年华献给我县的教育事业



1926年初,根据中共中央四届二次扩大会议“应广泛吸收一切革命分子入党”的指示精神,中共太原地方执行委员会(简称地执委)委员周玉麟到长治、晋城等地进行建党活动,向在晋城老家度假的山西省立第四中学(长治二中前身)学生孙新宣传马列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理论和纲领,并介绍孙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使孙新成为晋东南第一个中共党员。

孙新,原名孙思孝,1903年4月出生于晋城巴公镇巴公村,从小聪明好学,以优异成绩考入山西第四中学。时值各地民主运动兴起,孙新参加了当地声援“五卅运动”学生游行,并成为骨干。孙新入党后,根据党组织的指示,秘密开展组织活动,很快在四中成立了马列主义研究小组,向进步学生宣传马列主义。短时间内先后发展袁政和(高平县瓦窑头村)、侯克之(高平县周寨村)、康森奇(襄垣县庄头村)、王魁生(洪洞县李村)四人入党,并于4月初建立了四中中共党小组,孙新任组长。7月,按照党“为适应大革命发展的需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有三人以上即可组织支部”的指示精神,在四中建立了中共晋城支部,孙新任党支部书记,同时兼任中共晋城执行委员会宣传委员,成为长治中共党组织的第一任支部书记。这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治地区建立的第一个地方党组织。

晋安支部成立不久,当局下令通缉56名共产党员,名单在旧《山西日报》用特号字作标题公布,孙新是其中之一。被迫出走河南,党组织活动转入地下。1927年8月,孙新在家乡以私立学校为掩护坚持革命活动,为党培养了一批优秀青年干部。1936年晋城伪县长张敬灏罗织罪名查封学校,孙新再度被迫出走。1937年抗战爆发后,孙新积极抗日救亡活动,担任区人民武装自卫队队长,发动群众,宣传抗日。后经党派派参加杨虎城的西北军,任529旅抗日大队队长兼政治委员。1942年,529旅西调后他到晋豫边区司令唐天际领导的八路军游击队工作。

1951年4月,孙新被推选为晋城县副县长,他带头劳动,徒步下乡,生活俭朴,和群众打成一片,在劳动中双腿患上严重的关节炎。1970年,孙新被任命为沁县中学校长,他坚持以教学为中心,狠抓质量管理,学生成绩领先全地区,高考成绩连续踢开北大清华校门,沁中一跃成为山西名校。

三年困难时期,孙新带领全校师生艰苦奋斗,勤俭建校,他带头挖野菜,吃淀粉干粮。文化大革命中,他舍身保护霍村崇高等教师不受冲击,表现了一个老共产党员的高尚风范。1970年1月15日,孙新在经受党苦折磨,身心受到严重摧残的情况下不幸去世,享年68岁。

在革命生涯中,无论是艰苦卓绝的地下工作,还是革命高潮时期,孙新都勤勤恳恳,努力工作,服从党的安排,不计较个人得失。正是有了无数个像孙新这样的革命者,不忘初心,砥砺前行,我们的生活才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 沁县革命史当浓墨重写

沁县在民族解放和国内革命战争中曾经做出突出的贡献,概括起来有三方面突出的功绩:其一,晋东南抗日中心地位。其二,统一战线成功示范区。其三,保卫党中央和支援新区的模范县。

抗日战争中,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线的形成、发展和壮大与沁县密切相关,牺盟会、山西新军及八路军的到来,抗日烽火在这里熊熊燃起,沁县成为晋东南敌后抗战的中心,抗日根据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中心,是以八路军为主的抗日力量成长的摇篮,也是华北党工作的示范区,民运工作的先锋队,是华北抗战的起点和战略支点。

沁县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创造和贡献是巨大的,可歌可泣的,英勇悲壮的。沁县在这一历史关头再次发挥了“冀州门户”“穷兵用武之地”的优势,我党领导的和阎锡山高层统一战线,时称“沁州路线”,在沁县得以实际开展并取得成功;“两面政权”和“出兵出粮出干部出经验”等创造性工作在全国产生影响;解放战争中,沁县“二月二”大参军、南下支援新区、赴延安保卫党中央,数万热血儿女献身沙场,惊天动地泣鬼神。

沁县的红色文化资源,是沁县文化宝库中的珍品,是沁县精神和个性的生动体现,也是文化旅游开发和宣传彰显的重点。(选自《漳河源头》)



角逐华北的时候,我成为根据地开辟的最新战场;在敌进我退的战略防御期,我成为被敌囚笼政策分割的拉锯区;在日寇投降后,我成为国共停战背景下的敌顽势力实际控制区。

县志史办禹耀忠同志撰写的《沁县反顽保卫战》,就记述了日寇投降后,阎锡山等国民党势力最后盘踞沁县的背景下,党领导英勇的沁县军民坚持斗争的革命历史。回首英勇悲壮的一页,定能使我辈继承党的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谨以此纪念沁县解放70周年。

——编者

# 沁县反顽保卫战

禹耀忠/文 周富德/图



六个工作人员,李幻山(沁县人)通英语,他是搞翻译工作的。我方代表和工作人员都住在火车厢内办公。七八天以后,王仲青和太行部队李真被派到沁县城负责联络组工作,他们和通讯员小温是从南关乘阎方的运煤车到达沁县城的。在沁县城他们住在东巷王春林家前院,我方代表住在西房,阎方代表住在东房。阎方代表叫王兴阳,是阎锡山从太原派来的沁县人,还有阎锡山驻沁县的段炳昌部一个参谋长,姓阎。我方联络人员太行区来的是部队派出的军队干部,太岳区来的都是沁县抽的地方干部,有吴宇、安焕章、邱俊生、刘耀文等人。

双方和谈代表都佩带白底黑字“和”字臂章,打的有“和”字白旗,夜晚出去提有“和”字灯笼。虽然规定和谈期间双方部队都不得擅自到自己驻地10里外活动,但事实上阎方部队还是不时出去抢劫和骚扰,甚至制造事端,混淆是非。有一次我方联络员进城联络时在北里村派了一头牲口,竟被敌方说是抢了他们人员家里的牲口,后经双方派人到北里村实际调查才作罢。时隔数日,阎方驻军又到北里庄一带抢粮时,遭到我方民兵的反击,敌即组织了数名顽伪人员,伪装成群众,于当日晚到联络处驻地呼叫,声称八路军抢了他们家里的东西。我们代表派人出去调查时,这些人便不敢回答。显然这又是一起造谣生事、蓄意破坏和谈的阴谋。此时阎方代表真相毕露,亲自写好的所谓证明让我方代表签字,王仲青同志给以严词拒绝。第二天我方工作人员即到南街对敌人破坏谈判的阴谋进行了公开揭露,并在太行《新华日报》上作了公布。4月下旬,来远小组派李幻山等二人到沁县向我方人员传达了全国情况,经组织同意,我方代表撤出,“和谈”不了了之。

### 阎顽暴行录

“上党战役”后,阎锡山残军北撤驻扎在沁县城(城内有待降日军300余人,省防军八师1467人,加上伪组织人员共计3600余人)。1945年10月9日,阎锡山派赵承斌到沁县收容残部,一面将大批款项发下去以安军心,另一方面整理驻沁县的原敌阎部率领的省防第一军第八师改为绥靖第12集团军46师3团,段炳昌任团长,将原来的汉奸公署原敌人马成立了所谓“沁县县政府”,并由阎锡山委派张汉俊为县长,推行了所谓“兵农合一”,同时在沁县驻有沁源、武乡、襄垣等县的县府部队,安插东山再起。另一方面则由日军残部配合,对我县乡村频频出动,烧杀抢掠。

在沁县,1945年12月至1946年6月,阎日军就对我县南头、福村、端村、罗卜港、冀家凹、樊村、交渡、青修、松村、南马服、北马服等150余个村庄进行了烧杀抢掠。这些曾经充当日伪的汉奸,摇身一变重新披挂上阵,满怀对共产党的刻骨仇恨,高喊着“见干部就抓,抓住就杀”的口号,不择手段制造了种种骇人听闻的大惨案,县委抚恤受害群众。

1945年12月4日,六区分委在东林村召开22个行政村约400余人参加的党员干部会议,研究扩充一个新兵连的问题及减租减息、反奸清算等工作。因特务告密,是日晨,阎军段炳昌部纠集原日本特务队、伪警备队、伪警察约4个团兵力,分三路包围东林村。敌人的行动被在石火村进行休整的县武工队



二分队发现后,鸣枪报警,使参加区分委扩大会议的干部与当地群众闻讯转移。敌扑空后,挖走了县武工队在石火村存放的部分粮食,群众伤亡各2人,武工队1人负轻伤。

1946年2月14日,段炳昌率部与投降日军前独立第十四旅团毛利大队及上党各县残余伪军1500余人,携带迫击炮两门,轻重机枪20余挺,包围袭击二区南、北马服两村,残杀干部群众5人(遇难者中有政府科员李海川、道兴村长李和、张庄分委主任孙留孩),致伤19人,抓走9人,并抢劫粮食800余石,衣物800余件,制造了“马服惨案”。事件后,县委、县政府同二区分委赴南、北马服村处理善后事宜,对受害家属进行慰问。19日,各界代表52人在故县镇召开紧急会议,控诉阎军屠杀人民、破坏和平的罪行。会议一致决议:(一)立即通电要求北平执行部调查视察真相,惩办凶手,解散伪军;(二)选派代表到晋

冀鲁豫边区政府和太岳行署,请求解救沁县人民;(三)成立救济委员会。全县人民响应县委、县政府号召,为救济南、北马服村受难同胞,广泛展开了捐赠“半把米运动”。与此同时,太岳行署拨粮300石赈济难胞,晋城、阳城、沁水、屯留等县根据行署指示,为受难群众募捐救济。

1946年2月18日,驻沁县城阎军五十三军第四十六师三团段炳昌部300余人,奔袭包围松村、倪村、青修、王家峪等12个村,进行烧杀抢掠。区分委书记李蔚芳率民兵奋勇抵抗,在掩护群众突围中,与民兵二人英勇牺牲。李玉芳在率领民兵保护群众突围中不幸被捕,阎顽军不仅将他身刺30余刀,并将他的头砍下来挂在树上。阎军杀害干部民兵5人,重伤7人,抓走30余人,抢粮300多石(22500公斤),其他衣物财产无数。农具、财物大肆烧毁、破坏,致使春耕生产造成严重困难。在路西各村,段炳昌部也是日夜奔袭,到处杀人抢粮。事件后,武西县政府(松村、青修一带属该县管辖)一面携带粮食等物前往救济善后,一面向北平军调处太原组提出控诉,坚决要求解救伪军,严惩凶手,保证再不发生类似事件。3月2日,沁县人民代表郭守信、赵国民、姚孔保、王富元、杜元奎、李行意等一行9人,星夜跋涉抵达晋冀鲁豫边区政府驻地,代表沁县12万人民向政府呈递请愿书,控诉阎军对伪军向解放区进攻,肆意屠杀人民的罪行。要求北平执行部合理解决沁县问题,制止阎日军进犯,严惩罪犯。同时请求太行区政府迅速派兵解救沁县人民。边区党政军首长刘伯承、邓小平、杨秀峰、薄一波、戎伍胜等领导接见了沁县代表。

1946年6月8日,“晋绥慈善后救济总署”检查官安定远,由沁县城起程到路东乡解放区商谈救济物资运输事宜,并有阎方代表李庆一随行。李是襄垣人,曾是日寇沁县保安队特务,日本投降后,又被国民党利用,派回沁县搞特务活动。李庆一却以合法身份,到处侦察我区情况,16日在松村公开骂我八路军,在场群众十分愤慨,要求政府立即逮捕,专署派专员为了顾全大局放他回去。然而李庆一回到沁县就报告阎顽段炳昌和张汉俊,立即召集营长张官群、孟晋福、特务连长冯会,运输连长王守信等,作了周密的研究和部署。6月17日晚,沁县、漳源、固亦的阎顽军1000余人,在段炳昌亲自指挥下,奔袭10区之青修、松村、岭头、上曲峪、良庄、南王、长街、倪村、羌营、河泉、五科、王家峪、北坡、前庄、后庄等18个村,严密封锁,层层包围。当时青修驻有我军41团团部,队伍驻在周围各村(当夜转移),太行区各县调来保卫夏收的民兵住在岭头、羊沟、上曲峪一带。18日拂晓,松村哨兵首先与敌接触,敌人人数包围了良庄、上曲峪的四区民兵两个排,我一部30余人由刘家庄、长街之间突围,半路遇敌开火,我方死伤被俘20余人,其余到羌营又遭遇敌人,最后仅有数人逃出。驻王家峪的三区民兵一个排哨,在猝不及防的情况下,全部被杀;在村中的两上排哨闻声枪慌应战,退至青修遇敌,因弹尽当场牺牲七六七八人,余皆被俘。松村驻的爆炸队74人因处境险恶未能应战,在我县武委会干部李树田带领下勇猛突围,当场死去20多人,重伤12人,被俘被抓的220余人,损失步枪120余支,粮食财物无法计算。残暴的敌人惨绝人寰,对我被俘民兵、群众,不是乱刀刺,挖眼、害舌头,就是割肚、割生肌,其状惨不忍睹。惨案发生后,武乡县县议会、县政府、武委会和各团体联合发表告太行全区军民书,太行《新华日报》为此发表了《我们要清算这笔血债》的短评和《紧急动员起来,为“六·一八”死难烈士复仇》的社论。太行区党政军专门组织慰问团,发放救济粮和步枪,予以救济和鼓励。太行区武委会紧急号召全区民兵、自卫队、为青修惨案死难烈士复仇。太行区各界群众联名通电全国,声援青修惨案,要求解除段炳昌武装,严惩阎锡山这伙反动匪帮。

在阎顽末日到来之前的疯狂暴行中,沁县各界人民代表吴淦、田致华、阎照宽、郭满仁、李新如、崔二明、李怀清、王丙和、王锡庭、梅梅香等联名上书致函太岳区军政首长,控诉阎日军罪行,“请调一部兵力来沁给以致命打击”,解救沁县人民。全县各界代表52人,在故县镇集会,控诉日伪阎顽屠杀人民、破坏和平的残暴罪行,一致要求和谈代表来沁县视察,同时派出郭守信、赵国民等一行9人,星夜跋涉抵达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呈递请愿书,控诉阎军勾结日伪屠杀人民的罪行,要求北平调处执行部合理解决沁县问题。边区政府党政军首长邓小平、杨秀峰、薄一波、戎伍胜接见了沁县代表。同时,各界代表提议成立难民救济委员会,公推郭兆庆、田雄才、马育才等7人负责,发起募捐救济难民,太行行署也拨粮300石,并派代表来沁县慰问救济难民。

### 粉碎敌人进攻

在阎顽军的疯狂进攻中,中共沁县县委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有来犯者,只要打好,我党必定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坚决彻底干净全面消灭之”的方针,向

全县军民发出:“紧急动员起来,粉碎敌人进攻,保卫家乡,保卫解放区”的号召,从1945年8月至1946年7月的近一年中,沁县军民配合正规军作战或单独作战,大小战斗50余次。

1945年8月16日,伪保安一中队一个分队拒绝受降,继续盘踞在牛寺附近的大红山碉堡。是日晚,某主力团九连配合武西(原沁县的漳东地区,今属沁县)地方武装一部,冒着急风暴雨对该据点展开



歼灭战,经数小时猛烈战斗,将守敌全部消灭。打死伪班长以下2人,活捉伪中队长以下21人,并缴获步枪20余支。

1945年11月17日,驻沁投降日军一四七七部队一部20余人,向城西窑村进犯,县大队一部闻讯截击。经激战,毙敌分队长1人,俘伪分队长羽岛佑治及士兵坂岛元三郎,缴获步枪3支。群众未受损失。

1946年5月27日阎军包围道兴村时,被我独立营击退。7月5日阎军纠集“复仇队”“新人团”共500人,到南里、张庄、梅沟、石火等村抢粮时,又和我三区民兵枪战和屯留民兵远征队接火,战斗一小时,打死伪连长1人,打伤30多人,活捉特务1人,将数倍于我的敌人击退,保证了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1946年7月4日,驻县城阎军500余人,到城西段庄、道兴一带抢粮。县大队三连副连长、战斗英雄安世民闻讯,带领全连战士和附近各村民兵,埋伏在冀家凹村的炭窑岭截击敌人,保卫夏收。将附近村,阎军进入设伏地带,县大队战士枪声齐发,阎军死伤惨重,四次反扑,均遭失败。战斗异常激烈,一直持续到下午四时。安世民不幸中弹倒地,两个战士过来背他转移,他毅然拒绝,并命令由他掩护部队。民兵迅速撤离战场。阎军狂叫着“活捉安世民!”从四面八方包抄过来,等敌人靠近时,他把仅有的一颗手榴弹拉响,与敌同归于尽,时年21岁。

1946年7月5日,沁县三区民兵枪战和屯留民兵远征队得悉阎军将到南里、张庄一带抢粮的消息后,遂于头日晚集结该地保卫夏收。是日晨,县城阎军纠集特务连、复仇队、新人团500余人出发到此地,特务连70余人将张庄包围。三区民兵枪战与屯留民兵远征队并肩战斗,将敌击溃,毙阎军连长1人。战斗结束后,三区区分委率群众拥军慰问,共庆胜利。

### 反顽全面胜利

1946年7月21日,盘踞沁县县城之阎军段炳昌部,在太行、太岳军民强大攻势下,陷入四面楚歌,眼看孤城难守,遂于当日下午5时,伙同固本、漳源、牛寺之敌进行大肆破坏后,弃城狼狈北逃。从此,被日伪、阎军先后盘踞七年之久的沁县城获得解放。8月10日,全县3500余人聚集城内举行“庆祝自卫胜利大会”。会期3天,公祭和追悼死难烈士和死难同胞,做出修建“沁县烈士陵园”的决定,公议好史金奎。大会一致通过“全沁同胞永远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坚决反对国民党蒋介石出卖中国进行内战”的通电。《新华日报》(太原版)为沁县城及沁县全境解放发



表了《庆祝沁县人民解放》的评论。评论指出:在日阎统治时期,“沁县人民无日不在与敌伪搏斗,无日不在在敌伪的残酷压迫下争生存,现在终于战胜敌伪得到解放。这不仅说明只有斗争才能胜利,而且说明尽管经历多少迂回曲折和艰苦困难,最后胜利必然是属于人民自己的,一切背叛人民的反动势力,是怎么样作威作福,疯狂一时,最后的归宿,必然是失败和死亡。”反顽自卫胜利后,沁县人民积极投入到反奸清算、土地改革运动中。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国民党反动派坚持独裁和内战的方针,妄图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解放区和人民军队,抢夺抗战的胜利果实,一面也喊和平民主,一面却积极发动内战。沁县成为国民党反动派网罗日寇、汉奸发动内战和垂死挣扎的据点。

这一时期,沁县军民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开展反顽斗争。一面扩兵参战,支援上党战役,一面同反动派进行最后的殊死搏斗。

### 收复县城战斗

1945年8月14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为保卫抗战胜利果实,保卫解放区,全县青壮年积极响应太岳区党委、行署、军区、抗联总会联合发布的紧急号召,1000余人参军,到太岳一分区部队。然而,阎锡山指使原剿共军段炳昌部就地网罗驻沁日寇、汉奸及伪组织,继续盘踞县城,荼毒人民。

1945年8月21日,为解放沁县城,根据朱德总司令发布的反攻命令,太行军区司令李达率太行纵队第三、第四支队所属十三团、十四团、三十一团、五十一团、七六九团、决九团集结沁县地区。沁县军民及武乡(东)、武西县独立营协同作战,在陈家湾村召开了军事会议,布置了攻城任务。

是日晚,攻城战斗打响。我军与敌展开激战,21日晚及22日晚,部队两度冲入城内,均受到激烈抵抗。后情报得知,21日从长治撤退的千余日军途中聚集沁县,城内敌军兵力大增,负隅顽抗。为避免消耗,攻城部队奉命撤退,转攻武乡段村镇。在转战中,23日相继收复白晋线上的大桥沟、白家沟、新店、栋村等敌据点。26日,在松村党支部的配合下,拔除了松村日据点。

### 支援上党战役

“重庆谈判”之际,国民党反动派阴谋策动了“上党战役”,阎锡山派第19军军长史泽波率领1.7万多兵力,陆续抢占了长子、屯留、壶关、潞城、襄垣等县城。按照中共中央“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下令,1945年9月10日发起反击,上党战役正式打响。我太行、太岳、冀南三个区主力部队3万余人,并有民兵、游击队5万人配合作战。连克长治周围县城,20日将长治包围。阎锡山急派以83军军长彭毓斌为总指挥,率7个师1个团及日军残部茂川大队共21000余人增援上党,27日敌人冒雨云集沁县城,并在沿线抢掠粮食、物资,沁县人民再次遭受惨重损失。

10月2日,沁县武委会主任王子伟奉刘伯承师长命令,率阎民兵把敌人引向沁阳县老峪山附近上村,我打援部队将敌包围,经过三天三夜的激战,在磨盘岭、榆林一带,全歼敌2万余人。在襄垣县魏亭附近的上磨村郊,打死敌总指挥彭毓斌,俘敌官兵胡三余等27人,取得上党战役胜利。只有省防军三军军长杨诚和温怀光(沁县人)等2000余人狼狈逃至沁县。

沁县处于战场前沿,任家沟、白家山、东陈庄、马家沟、马家庄、大寨沟、范家沟、汉家沟、稍沟、钟尖、邵家庄、东沟岭等30余个村位处最前沿。在上党战役中,沁县军民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全力以赴支援上党战役。县长杨振亚任上党战役总指挥兼部队兵站站长,统领各县兵站。沁县兵站由县政府后勤科、财粮科和民武装部等单位组成,主要是负责前线的民工担架、武器弹药、粮秣鞋袜等运输任务,按照指定地点给前方部队供应军需并实施救护。在县委的领导下,民兵们在新店、栋村、南池、太里、古城、贤待、杨安等地步步设防,打残敌、抓俘虏。民工们抬担架、送弹药,把烙饼、蒸馍、军鞋,直接送到部队。在南池、太里一带和白晋路沿线,民兵们抓俘虏、收缴兵,从上党战役败退下来的阎顽军队犹如惊弓之鸟,又饿又怕,加之阴雨连绵,更是狼狈不堪,县里大队一民兵,用扁担还抓了三个俘虏。同时,沁县大队、各区分队集中在漳源地区,严密监视并阻击阎军南下。牛寺村党支部组织了情报站,昼夜埋伏在铁路附近,侦察敌军通过的时间、车辆数目及兵力情况,及时向战役指挥部报告。

### 阎锡山假和谈

1946年1月10日,国共签订了《停战协定》,但是,蒋介石、阎锡山在发布停战令的同时下达了:“抢占战略要点”的作战令。

东观到沁县的沁阳古道是阎锡山和我方主要争夺之地,阎锡山如果控制了子洪口,就如同给太行太岳根据地插入一把刀子。3月11日,我军摧毁了北关碉堡,控制了北关十余里要道,截断了子洪与沁县之联络线,将阎逼回到谈判桌上来。

此时,县委城工部长王仲青奉命参加白晋线军调小组工作,奉命到了北关,每天从北关到远镇随我方代表处联络。我方驻北关的代表是刘建勋(太行二地委书记)、鲁瑞林(太行军区副司令员),另还有五